自摇摇序

近年来，也许因为临近了人生迟暮，我一直想把涉及学术的文章结集出版。对我来说这是件要紧的大事。因为与一般作家不同，我的文学创作几乎一路都与专业探究并行；给予过我以扶助和教益的知识分子，也多是学者而并非文学家。我一直背负着面对他们、清算自己辍学始末的压力，也一直渴望——对知识分子的异化潮流鞭挞批判的表达。

这个文集的分辑及其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辑，地理学或交通史；第二辑，蒙古史与游牧文化；第三辑，伊斯兰及回族研究；第四辑，建筑、考古、植物；第五辑，西域文明；第六辑，方法论与思想史。每一辑都针对着一个学科的问题。有些领域于我只是初学，有些则因需要而勉为其难。所以不仅早期作品，一串的歪斜脚印上，肤浅和歧误都在其中——我等候着严厉的驳难和批评。

不知是否该回顾一次背后的来路。[illegible]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考古学系），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新疆伊犁河流域和河南史前文化的发掘。[illegible]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其后较多地进行过新疆的民族和历史调查。从[illegible]世纪[illegible]年代末开始，我的取道和兴趣都向着广义的中亚及伊斯兰领域倾斜；其间有过两次在日本东洋文库进行学习和著述的插曲。

学院之外的学习和收获也许更多些：年轻时代在蒙古乌珠穆沁草原当牧民的岁月，于我是一次不可置换的基础奠定。后来约二十年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西海固等穆斯林聚居区的体验，更使我坚定了包括学术的信念。

我不想在这里总结和归纳。

我摸索着用文学的形式，去完成学者的题目。也用这样的语言，竭力地反抗了来势汹汹的异化、对学术初衷的背离，以及侵犯民众文化权利的大潮。在蒙古学的范畴里，摆脱了桎梏之后，我尝到了多分野融合的喜悦。在伊斯兰研究的探索中，二十年泥泞路上，“专业”成了一种同时对自己的改造。

能够概括为思想的内容，在编入的文章里已有所提及。我不敢说它们已经被证实正确。能确定的仅仅是，它们显然远远游离出了眼下学院的模式，一副异端的面孔。我并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它们的获得过程充满了偶然性，甚至可以说大都是前定的产物。我只能说它们是认真的；在向着文明入门的长旅上，距离职业化和炫耀的标签愈远，我就愈刻意寻求学问性——甚至某种专业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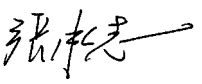
丰满美好的文明，把力量输入了我单薄的身体。从陷入污泥的脚踵，到视野迷茫的内心。我知道，这种学问及其规范不仅是锐利的矛，而且是可靠的盾。在放浪于学术界之外很多年后，我初次体味了对学问的热爱，以及求学心切的感觉。只不过日渐一日，教室早已更换场所为山野边疆；同学和师长的阵营里，不觉间也挤满了农民牧民。

人很难忘记扶助过自己的老师；同时，底层的出世者特别珍惜受教育的机会。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从未敢放弃学业，更不用说，求知本是一项人的基本目的。

我没有忽视专业知识分子的积累。此刻在我的视野里，更多闪动着的是他们的形影。二十余年我受到过许多学科和学者的教育濡染，其中日本东洋文库的榎一雄先生和我的蒙古史业师翁独健特别使我敬畏。我把他们的实证主义方法和对我的严厉要求，看作另一种对知识分子异化的反对。我总觉得他们一直在注视着我，虽然他们早已长逝，

我不能把这份论文交给他们审阅，也无法猜测他们的评价了。

谨此为序。



[redacted]年 [redacted]月，初稿

[redacted]年 [redacted]月，再改

荒芜英雄路

传奇的阿勒泰山脉终于摆在我两眼之前了。比起天山，它也许确实多少有些舒缓，但依然是雨坡松林黑郁，阳坡绿草明媚。

对于新疆来说，这是偏僻的死角，然而我却清楚它应当是通路。幸亏蛀书的研究所生涯没能泯尽我的想像，我一直在心中揣摸那路在哪里。

看了阿勒泰郊外的白桦林，没有想像的雪白。小城中心也有一片树林，清澈的白浪翻卷的河上，有一座圆木桥。背后是闭塞的丘陵大山，积雪还斑驳可辨，但已经画不出雪线了。然而从蒙古高原到中亚细亚，我偏执地相信该有一条路线。你不该闭塞着遮住小城，只显给我一些白桦林、清河水。我说的是路，是具体的“路”而不仅是路线——那时我顽固地想。

路应当就埋在阿勒泰的这重重山间。

石堆墓如链般在左面隐现。草地荒漠化后，五月的芨芨草已经快被啃光了。广阔的视野中有褐色和铁色的秃山，使人难以想像这里居然就是阿勒泰的著名领土。

过北屯时，有一蠢肥的女人上车，活像西陲蝴蝶迷。粗俗无耻至极，对司机怒吼“坐你大腿上”。小屯、小聚落中，中国人才造得出来的呆若木鸡的红砖平房不时推出，刺人眼膜的红色长条中走出几个流氓相的小伙儿，愣愣地盯着汽车看。这种戈壁荒地的住民居然活得健壮，在干旱得连岩石都龟裂的荒裸山脚迎送无聊人生，每天最大的事情是——看几辆过往的汽车。

然而那条道路应该在此。

我怀着的，是非常不合历史学者习惯的一种偏执。为什么呢？

就应当在这里。既然英雄时代的蒙古人以这里为通道，走向了广阔的中西亚，那么路就一定应当埋藏在这里。而且，我还判定这里应当有知情的蒙古后裔。尽管我初次走向阿勒泰边缘，但我相信主观的感觉，我相信我只要见到蒙古人就能挖掘出那条道路。

到了青河县。果然，“青河”二字是蒙语“青格勒”的音译和意译。我兴奋地打断当地人的介绍，要求找几个当地蒙古人座谈。第一个见到的是县武装部部长 [illegible] 土尔扈特部蒙族军人，我开门见山动员他说：“咱们要找到成吉思汗走过的那条路，不能让那条路埋在这里！”

[illegible]激动了。



吉普车和牧民在古路的斜面上。路面之宽使人联想成吉思汗 [illegible] 匹马的[illegible]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取出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用一根粗指头指着上面的等高线：“这里，在 [illegible] 有路。”他说的是蒙语。

接连几天我同本地全部老辈蒙古人谈着，唱着，喝着。青河县境内的蒙古后裔是乌梁海人，讲一种远不如伊犁的厄鲁特方言那么和谐有致的难懂方言。但我们坚持不用汉语。那时用汉语会出现泄密和玷污的语感。有一个老太婆反复问道：“能唱吗？能唱阿睦尔撒纳吗？真的唱了阿睦尔撒纳也没关系吗？”

于是，反叛的英雄颂就唱起来了。

阿睦尔撒纳是北京的蒙古史界再三表态与之划清界限的叛乱首领。

正在忙着蒙古史硕士生论文的我，当听到瘦骨嶙峋的老太婆醉酒高歌，倾诉着对阿睦尔撒纳的崇拜时，浑身每个毛孔都流动起“入伙”的快感。不知为什么快活得鼻子呛酸，觉得自己体内的邪恶在古怪地排泄。而那歌声比在内蒙古唱时更加撕扯和凶急，我心中学来不久的史学诸原则在醺醉中哗哗响着崩垮塌落。听着阿睦尔撒纳的赞歌，手足舞蹈在一伙陌生的乌梁海人中间，有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昏昏然放松了。算了，为什么非要考古寻觅？那条古代通路比起这首叛歌又有多大意义呢？

但是，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感情可不像汉族人对他们的领袖那样实用主义。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爱是绝对的。所以，既然我断言这里应该有一条让成吉思汗四十匹挽马拖着的宫帐大车（[illegible]）走过的古路，那么乌梁海部就一定要把它找出来，事情一定要成功，我是否有斗志已经无关紧要。

方向是青河县东风公社的中蒙边界。但是没有车，只能枯坐在招待所里干等。

我们住一个套间。后来来了一些当今最有权势的财政局或物资局

的人，背信弃义的招待所就把他们安排进了我们的里间，使我们当夜就变成了他们的值夜护兵。气愤得我每天往他们屋里吐痰，扔脏纸（当然趁他们外出时）。一直到 [illegible] 来的那个下午才结束儿童抗议战争，继续正业。

[illegible] 是博州出身的察哈尔蒙古人，武装部干事，天天盼着调到博州温泉县去。他扬言若到了温泉，就是“他妈的一等干事”；若不让他调，他就怠工。[illegible] 闯进屋子，吓得我停住了对里屋的骚扰战。他大吼道：“出发！有车了！出发！”

走向大名鼎鼎的东风公社边界，途中依然满目疮痍。走在哈尔嘎特山沟的两岸，处处是一种青红色的灼烫砂块。不见畜群，不知夏营地在哪里。沿途看见一些星点不均的乌孙时代的链式墓，还有一处突厥石人墓——这也暗示着古代蒙古高原与中亚的交流。边境线静悄悄的，连风都压低嗓音，似吹似听。……古怪地突然想到北京的长安大街，若是那条路也变成这般荒凉，该是多有意思呢。

在乱石丛生的山坡上颠簸着，吉普车像坦克在斗勇争狠。石头在蓬蓬枯柴中倔强地挡着，地势在蛮荒之中升高了。

车猛地刹住了。

[illegible] 回头对我说：“喏，就是这儿。”

我揉揉眼睛，茫然不知所措。我在死寂的石头堆里走了几步，疲懒得想躺下睡一会儿。青白烫人的阳光高高充斥，那些石堆上的苔藓都是焦枯的。

我揉着酸痛的眼睛，费劲地踩着怪石走了几步。地势升高，右手边出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突然看见了一条痕迹，有一个形状突然出现了：峥嵘的怪石整齐地排成十米宽的一条宽带，朝着哈尔嘎特左手的山顶伸去。青草枯干地刺出石缝，荆棘刺网般缠绕着这条尖石带。路，清清楚楚地静悄悄地停在山坡上。

我不能理解。我惊慌地环顾四野，天地之间一片死寂。

静得像是一切都被抽空了。没有气流，没有地热，荆棘般的芨芨草像插在石缝里的锈箭。顶着凝住的阳光登高一些，巨石垒筑的大道像一条死去万年的蛇，白白地反射着一种青绿的白光。我的脑子在一瞬间便计算、归纳、整理、判断了，我在寂静中只用了一瞬间就判断完毕。只是我古怪地被施了妖术，我觉得死亡般的荒芜正疾疾地蔓延上我的心，我觉得恐怖的白昼缄默正悄悄地封死我的喉咙。

“[illegible]”我艰难地对那个察哈尔军人说。说出口我就觉得嗓子被重重地堵塞了，心头也猛然沉沉地坠下来。

[illegible]向其他人转译说：“是那条路。”他还亢奋地补充，“是成吉思汗本人的路，已经肯定了！已经决定了！成吉思汗本人的路！嘿，干得好哇，兄弟！”

独自一条嗓子在空旷里倏然逝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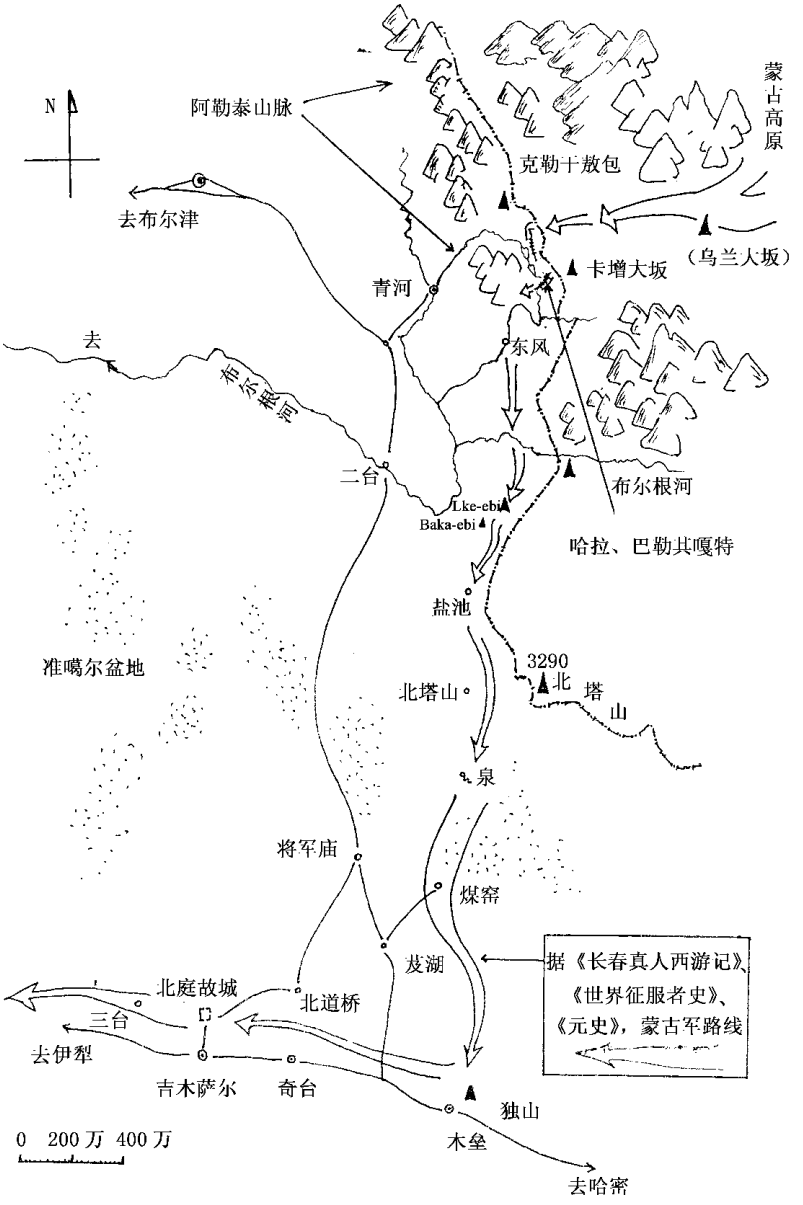
其实我没有多少依据。唯一的依据是路宽十余米，以石方垫起了凹陷。在青河迤逦的草原上，这种道路无疑是为了车。而恰巧成吉思汗的宫帐大车又见于史料，所以——我解释着。愈讲朋友们愈兴奋，而我自己却愈讲愈茫然。

全部洞悉一切的是阿勒泰。它沉默，不给我一言相助，但我知道它支持我的感觉。

是这样，完全是因为感觉，使我嗅到了这条湮灭的英雄路。

哈萨克司机[illegible]把吉普开成了坦克。车在尖牙怪石上蹦着，我们吵嚷着追着，把石头搬着填给车轮。吉普车奇迹般地在陡坡上蠕动了，离开荒凉的哈尔嘎特，向对面的夏牧场攀登。我告诉[illegible]从成吉思汗以后，这是第一辆上了这条路的车。大家哄笑着，马上叫他[illegible]干。

黄昏时分，我们降到了美丽的夏牧场，地名也是蒙语。[illegible]黑泥巴。肥美的绿草无声地涌着，五畜归牧，毡房上炊烟



阿勒泰山脉古路示意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浓浓。远方有些骑手的影子在疾忽地闪着，像在捕一匹马子。浴着最后一抹金晖的山坡上，两条狗终于舒服得禁不住伸伸懒腰，然后打着滚滑下坡来。女人们悄然游来游去，孩子们默默地盯着凝视。沉甸甸的蓝黑降下来，溶进苍茫的夕照。一位哈萨克老者恭敬地用手抚住胸，好像朝我们问了好。他背后有一道蓝醉的溪水，静静地碎成斑斓的紫缎色。

同样的宁寂啊，我想。

就这么静静地，我仿佛眼睁睁看见一切都在沉入暮色。无论是七个世纪以前那壮举般的行军，无论是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或阿睦尔撒纳，无论是石砌的草原大道还是几千年星星点点遗下的各式古墓……一切都在这片黑泥巴上黯淡地沉灭了。山影灰了，树林淡了，毡包模糊了，炊烟终于和天地融成一色，轻轻拥推着这异界般的夏牧场，吐出一个久久的喘息。

野望消沉了，堕入仿佛情欲般的、夏夜草原游魂般的呼吸之中。

[illegible]从毡帐里出来，唤我快些进去。哈萨克人迎宾的礼性，还有煮熟的羊肉已经准备就绪了。

那条古道应当备忘如下：

经过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座叫做乌兰大坂（[illegible]）的山口，自猿[illegible]号界碑进入阿勒泰。于克勒干敖包东侧南下，绕边、中、花三个海子；与自猿[illegible]号界碑入境的另一条古路于卡增大坂（[illegible]）以东汇合。汇合后的大道遇滩消失，遇山修起，陡谷石筑，通向山外的哈尔嘎特大通道。

然后，再汇合（或并行）自中蒙国界[illegible]号界碑处[illegible]至盐湖再至[illegible]的大道，南下准噶尔将军戈壁，直指木垒或吉木萨尔一线的古路。

《长春真人西游记》载："二红山当路。又三十里咸卤地。前至

白骨甸地皆黑石。”问了牧人们，月[illegible]和 陬[illegible]（小、大）两座山都是红色的。中有 阅[illegible]蒙语盐池。醉酒高歌的老妇人念念不绝地叨叨着乌兰大坂，显然那是自蒙古高原进入中亚的最大咽喉，可惜我不可能越境去查人家的领土。

写上这几行文牍是为了备忘吗？也许只有我知道它的“史学”价值。在日本时谈到这次调查，见到过许多羡慕和怂恿的眼光。好像我也曾经打算过再深钻一下，搞一篇海内外扬名的论文。从青河武装部 阅[illegible]部长那儿我已经抄了万分之一图的图号，难道我不曾准备让这条死路在学术上再活跃一番吗？

黑泥巴（用蒙语写成“哈拉·巴勒其嘎特”就优雅了）草原皓月当空。脚旁蒙古的山和境内这边的山都苍茫无依。说不清为什么草地漾动般悄悄在动，山影林影都在忍受着高海拔的清冷。我披衣出外，肩肘间涌着清白的雾。心中被冻得一怔，接着就充满了冰冽的凉意。

老主人也披衣出来了，我猜他是担心狗会咬我。我在月光下望着他，只觉得他漆黑得像一个阴界的魂。我想问候或搭讪几句，但是我不懂几句哈语。我沉默着，他也默默等着我。我想出了一句：

“[illegible]”好夏牧场，我听见自己的嗓音像一声塑料人的响声。

“[illegible]”夏牧场好，他赞同地答道。接着他突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都陷入了无言。

不，我永远也不会去搞那篇什么论文了。仅仅在这篇散文中留一条线索，提供给哪位偶然翻了文学作品的学者去青河考察吧。或者去巴音乌里盖——外蒙古拥有那座乌兰大坂的省份去考察吧，他们会发现整整一条成吉思汗的石筑大道。

英雄的时代结束了。

我只独自一人默默悼念英雄。我不干那种事情——当年英雄帐下几十万战士没有一个人屑于干那种事情。

英雄的道路如今荒芜了。无论是在散发着恶臭的蝴蝶迷们的路边小聚落点，还是在满目灼伤、铁黑千里的青格勒河，哪怕在忧伤而美丽的黑泥巴草原的夏夜里，如今你不可能仿效，如今你找不到大时代的那些骄子的踪迹了。

老人探询地望着我，欠着身躯。

我抱歉地道着谢，迈回了毡房木门。

真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重访阿勒泰。我也没有搞那个“科学研究”，因为我一翻开资料就觉得有一种嚼英雄粪便的感觉。我只是永远地怀念着阿勒泰大山，我清晰地看见有一条雄壮的大河般的道路，在山间谷底奔腾蜿蜒。没有人知道它，只有我和那些牧人想着它。

一九八八年 苑月

水路越梅关

一

南方如外国。对于我这样惯住北方粗野之邦的人，南方是文明的、媚人的、经济发达的地方，也是潮湿的、龌龊的、语言不通的地方。对那片土地，了解的难度大于异族异语的边疆，所以和它缘分浅淡，而且愈来愈漂移不定。

本来就快要忘了它，就要觉得两不相干了——但是在心底的哪里，又常有许多夺目的形象浮起。确实，几乎所有纠缠着我们的思绪、使一代情感为之所系的人物，都是南方出身。随便一数，比如楚地的谭嗣同、陈天华，吴越则秋瑾、鲁迅，他们高贵的气质，与我们日常惯见的，那么不同。

我喜欢在奔赴南方之前，先临阵磨枪地读书。那里是文献之邦，总要知道一二基本。先读个印象，以后再对着风景，一句句体会——这是真正的奢侈；吸着清新的风，对着青黛的山，读着的都是古典的华章。

这是我摸索出来的养身之道，望着如此下流的世相，你只能古文当中药，审美以养心，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而且一旦开卷，一字一声妙响，一句一段音乐，顿时，心情为之一振，人也不觉独自笑了。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真的，一读这样的句子，我就有出了国的感觉。

我的南国行，如约束过一般，先去屈子故国。那一年汨罗江上雨水满溢。我怀着满心朝圣的心情，与一位塑过屈原祠浮雕的湖南画家结伴，抵达了汨罗的楚塘。趁着人在当地，古代风景就在视野，我们一字字讨论，一点点体会，如完成一项宗教仪礼一样，把《离骚》和《怀沙》读了一遍。

再一年去绍兴。真让人兴奋，果然山阴路上，目不暇接。于是渐渐成瘾，总把南国的短旅当作休息和留学。又一年登庐山，探寻到陶渊明故里的最远一角，对着南山，确认东篱，把一条归去来路穷追不舍——到处的朦胧雨幕，满眼的墨染山影，风景在冷雨中移动着，濡湿了人的肌肤和感受。

古代太洁雅，今日过恶俗，彻底的相悖使人难忍。一次次地，我愈来愈觉得，南国一词，美丽而隔膜。

二

留意地理上的梅关道，还是在海南岛。那一回，我一门心思企图弄懂远航而来的穆斯林的事，想搞清他们登陆中国前后的停泊地和聚居地，想看出个门道格局来。于是时间都耗费在那次调查上，只在偶尔时想过——上岸以后，古代的旅人该怎么走？

地图上，从广州港向北，面对着茫茫中国一共有两条路：或者出韶关入湖南，或者出梅关进入江西的赣江流域。噢，原来这儿是第一道关卡，我那时曾经暗想。在地图上，一道棕黄的山脉分开了赣、粤两片绿色平原。在那条棕色的正中有一个地名：梅关。

今年此时，我已经从江西一侧登上了大庾的梅岭。听说这儿已是



雨中梅关。从广东一侧向江西拍摄

汉朝的边境，前方不远就是梅关。南国冬季，天气湿冷，一阵阵的风裹雨雾，皮鞋里浸透了雨水，脚指头冰冷。

但是视野雄壮，铅绿的山峦影幢变移，向南方的广东倾斜而去。凝望着，不由得胸中忐忑不已。当人看见了大地的倾向，那感觉不可思议。何况脚踏着的，是宋代的黑卵石路。它约有二牛之宽，正是古路：两辆牛车可以交错。黑卵石嵌入绿草，一如扎了根般牢固。太棒了，我暗中自语。

朦胧望见一座关楼，走近时心里又不禁喝彩，这关虽小巧，但有滋有味。因为水汽雨幕的遮隔，砖上绿苔，石缝长松，加上关门筑在沟底，仿佛劈开了石峡一般。打量着走到了跟前，敞开的门洞，盛着一孔明亮。梅岭北麓已经走完，门洞那边，就是南粤广东——古时的

化外之地了。

一行人踩着水潦，啪啪溅着水，跳过淋漓黑亮的石路，赶快出关，先把一只脚迈到广东，然后回头欣赏。关楼门洞的两侧，左右有一副对子。书法老实规矩，造句平淡朴实：

梅止行人渴
关防暴客来

听本地人讲，近年粤赣官员为了招徕游客，常为这副对联争吵。广东人要求刮了暗指南人的暴客一词，江西人却说历史文物怎能擅动。

而我却偏爱这副小对。名胜对联，最容易的是诳言浪语，大多都是显弄聪明，很少能如这一联，十个字，却画出一种远僻关津的气氛。即便暴客也不具规模；顶多是小商通道，旅人驳杂，或为牛车堵塞而口角，或因不通语言而动手。写得好！多有趣！我连连赞叹。

一两年来，我时不时地琢磨这座梅关。进入盛唐的穆斯林蕃客分为两支，一股沿海向泉州继续航行（后来顺大运河北上）；一股在广州港弃船上岸，决心进入大陆寻找生计。而梅关，是他们遇见的第一个关口。

那是太平盛世，对外来者没有那么紧张。歧视更与大国风度不符，所以穆斯林可以安心进入这块大陆，寻寻觅觅，且商且行，直到找到一个便利之地，以客籍做主人，认他乡为故乡。

小小梅关素砖浆缝，骑坐在山谷之底的黑石路上，并不险要。三几守关小卒，大约只留心山火而已。唐宋之际，常有青目虬髯的蕃客北上进关，他们习惯了过关一次，就吃一掬梅子。

三

从梅关下来，一面走，一面想着南海来的蕃客，所以见路边一些石碑时，并未在意。无非是些历代吟咏罢了，随意想着浏览，忽然发现了文天祥的名字。他是在南海的最后一战中被俘的——莫非文天祥押赴大都，走的就是这条路？

停住脚，从飞舞的笔迹里字字辨认，读了这首《南安军》：

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
出岭谁同出，归乡如不归。
……

我心中一动。出与归，两个字用得惊人。出岭谁同出？押解囚车的，当然都是河北壮汉、胡服骑兵。“归乡如不归”一句是请教了人才明白的：文天祥恰是江西人，家乡就在前方押送途中。

后来读了张玉奇的《文山诗选注》，补习了一点儿文天祥的课。烈士若有所思，伴随的景色也壮阔。先是宋元南海决战，“腥浪拍心碎”，“人死乱如麻”。宋朝覆灭了，失败已是铁铸的现实。

[illegible]年[illegible]月底，文天祥被俘。次年（[illegible]）正月初二，元军拘禁文天祥于舟中，正月十二过零丁洋，千古绝唱《过零丁洋》诞生。更撼人的对仗，更加使古代骄傲的句子出现了。

文天祥律诗中的对仗，于朴实中暗夺天工。后世评价不足，我想是因为后人心中，缺乏一种双足泥巴的地理体验。比如童叟熟知的“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谁知惶恐滩也确有其处，它就在这赣江之上，与零丁洋都是诗人亲身经历。辞藻已是前定天成，绝唱还要两遍检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